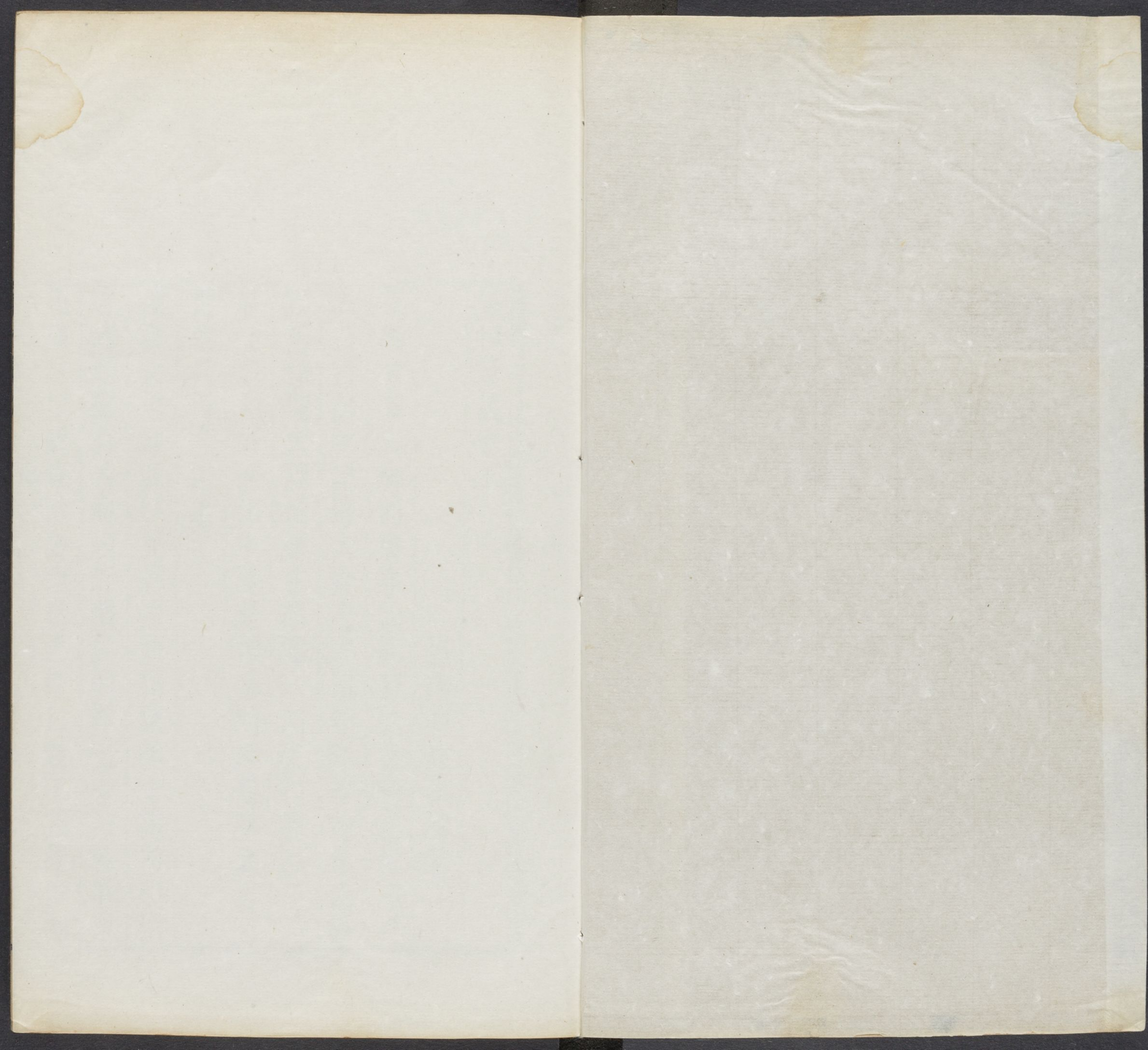


T 9155/0825 (16)

6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9 1959



後林蕭美老六

崑山縣志卷之六

後與故多賢紳而後長光輝輝成金清以迄
及公自詞林出守文廟至方伯外任其
家無餘儲致取俸錢主備廬一以文行勸
將士多自好相繼中諸儒亦因其美聲者
可
自從名賢之化也

臨湖寺寺在湖濱時見僧徒傾巢築室士
之者時與有古刹以針黹多同罪去寺且
遠欲以新修治湖齋然之擇日建工正

巢林筆談卷六

崑山龔煒巢林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我吳故多賢紳而婁東光祿卿沈公清正尤不可
及公自詞林出守大郡至方伯外任十餘年內陞
家無餘儲致政後屢主講席一以敦行勵多士一
時士多自好而州中諸縉紳亦因此養望者多可
貴哉名賢之化也

陸訥齋尹羅源時見縣治傾頽集紳士議所以治
之者時縣有古刹以奸僧多問罪去寺且就廢衆
議撤材以新縣治訥齋然之擇日起工正梁方動

身本筆詒 卷六
一董事立斃其下而訶齋亦卽於是日中風得病
尋致政歸矣明時鄭介菴吾邑夙儒也邑有慧敦
寺旣廢介菴請於縣主得寺地數弓建貞祠介菴
死其孫名鏞者數夢遊地府見其祖在烈焰中自
言爲廢寺受此報予因羅源事而并錄之以爲輕
毀佛寺者戒

順治四年丁亥邑之西門外嚴子祥家王瓜生李
是歲大饑米石價四兩八年辛卯大水米石價四
兩二錢今本地米價至五兩外矣

疫氣纏聯觸之卽病病卽死死死亡無筭衣冠中得
禍最慘者無如周鯤莊一家七口俱斃存一孱弱
子甥繼非其出也

有市牙趙某者病疫爲鬼卒攝至冥司一緋衣者
坐堂皇上先有二人參差伏階下視之則素熟諸
生諸某後則其子也緋衣者拍案大怒數其刀筆
搆訟喝卒以戈搯之腸出於腹其子爲乞哀曰爾
助惡亦無生理差幾日耳次及趙卒亦捽而歐之
傷其目及臂趙惺眈一日不覺臂忽短卽僿諸消
息日前已腹痛死越數日其子亦斃

諸生吳師聖病七日不惺一綠衣吏導之去殿廡

如城隍廟俾寫冊籍寫幾日手腕欲脫詢其旁曰
他日當來蒞事今且聽歸吳惺一一可記憶語予
曰冥中定罪莫嚴於刀筆而骨肉相殘者卽次之
吾後當爲冥官大約判官錄事類耳

有孫某者病中恍惚見周鯤莊父子在冥中衣冠
如平生壹似有所事者

先高祖雲扶公館巴城時夜有媼婦叩門欲以訟
詞浼公公嚴拒不納楊維斗先生聞之曰賚宇不
愧我徒賚宇公初字也

秋來病與貧俱夜坐小齋鬱結不解忽琴聲自內
出不覺躍起婦能忘境我乃爲境滯耶因取琵琶
酌兩三彈作黃連樹下唱酬其聲泠泠終不能嚼
以緩發以散也

都憲雷公學問人品爲當今朝紳之表歷任江浙
學政教澤深矣去歲浙江薦饑公以學臣具疏尤
感動隣省今乞養歸閩士民咸切重臨之望焉

弭災平憾 皇仁已極靡加而我新陽獨在糊塗
帳裏吃昏悶苦何也蓋縣主某悉以其事委之三
吏三吏用事而新政不可復問矣予作傷鹿城詩
有廣收金粟治田園回頭笑指街前骨句書其實

也崑邑許侯較慈惠而太翁又能道之以善故治
荒迥別吏亦視新陽未減

荒札相仍人稀力盡雖曰力田不如逢年年豈能
爲不藝者熟乎起視四野田荒地白者多矣如何
如何

今年耳目所經都屬可駭擇其的真者成績志一
卷續志者續蟲災志也嗟乎蟲之爲禍烈矣哉
聖駕南巡黜蘇州知府某清吏治也某去位之日
吳民將窘之一別駕溫諭之曰狼狽至此亦足矣
母爲已甚衆乃退

甫里許竹素與婁東光祿公同年最契友也見公
清苦語次說公以娛老之計公拂衣起未竟其說
而罷予蓋聞之桓重云

清河與太原聯姻兩家皆貴而贍其記順治三年
婚費會親席十六色付庖銀五錢七分蓋其時
兌錢一千只須銀四錢一分耳而猪羊雞鴨甚賤
準以今之錢價斤不過一二分有奇他物稱是席
之所以易辦也今士夫家窘況者多較前宦相去
懸絕而物價又四五倍於前勉措而不知節烏得
不日貧

吳市曰驚新異趨時者竭蹙勉應此傷財大蠹也
我邑葉太翁壽承自少至老冠服一式一日易冠
郡肆索舊制高邊者市人都笑曰久不見此式矣
因令其另製使士夫盡爾創新者自止
閨中衣飾尤不可爲市門轉移予嘗斟雅酌宜作
閨飾篇置屑金集中

柴雲章先生性至孝所著有養親說皆其晨昏踐
履之實丁巳鄉薦以第三人冠其經太翁年過八
十猶及見之世稱先生養親顯親兩無負焉而以
予所聞更不止是太翁嘗得危症先生百計不效

至嘗溲穢又股上有剝痕大寸許或叩其故但言
傷在某日不明其所以然按之正翁病篤時也翁
脫萬有一起之危壽至大耋皆其至誠所感而世
人有不及盡知者矣書以補志乘之缺

徐觀察守烏蒙苗寇薄城下時徐以公事留省一
切捍禦機宜皆出自幕賓杜士言後徐議敘擢官
功不及杜當圍守時人有以危言懼杜者杜曰脫
不濟先殺夫人我等皆自盡耳壯哉斯言緩急可
恃人也不遇而死惜哉杜之友柴葵陽誠信士也
屬予記其事

漕政自制臺尹公清弊以後官民安帖久矣邇年糧戶米色迥勝於前而黥丞數告其咎安在往時糧艘開時但聞插入穀子近傳運丁巧弊叠出着水不已甚至襯灰圖漲幸而混交則利歸欲壑脫或烝爛則罪諉收糧連年米壞職此之由此言亦未必無因并察之何如

袁公路以米十萬斛給沛相舒仲應爲軍糧時大旱歲饑江淮間人相食仲應悉散以給饑民術將斬之仲應曰以一人而活萬人死不恨術亦終赦之事有可以活萬人者亦直得一死且亦未必遂

得死禍中人如術尙能赦之而况明君聖主乎然亦不可先存一倖生之念蓋事貴果決稍一迴顧便不能毅然行之矣

邑諸生顧振裘與其弟駿聲並能文又皆束修其躬今之陳元方兄弟也

撫憲陳公劾去新陽某尹士民快之予作里歌一首有云蓬容退舍天矢黃委照吳中占吉昌中丞榮戟肅秋霜誅鋤蕪草先我疆又披雲撥霧湛清光任汝鬼蜮無潛藏桔橈纍纍赴法堂民喜相告秘路旁詩不足採存數語以誌公之威德

得疾二十餘年旋發旋止邇來發必大困困必經
年至今日而幾幾不可爲矣聞上海王翁協中擅
名國手力疾就之診脈曰無事以用心太過耳心
火旺氣卽升矣只須二物治之用金華香附一斤
雲苓八兩服之亦不甚效想久疾無近功耳然以
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而毅然以無事斷非良醫不
能

詩人鍾淳崖先生混跡闖闖嘗茗芋夜行爲縣尉
所杖每一下輒呼爽快人訝之先生曰此與呼痛
寧殊乎先王父忍菴公猶及見先生潦倒狀述之
甚詳後沉醉溺死死數年降乩某家知先生本謫
仙也先生詩有意意編者寄托深遠又有詞曲一
卷作四六小引按節歌之都堪隕涕

平樂村山茶樹顧仲瑛先生遺植也幹老枝繁開
時朶大色鮮丹砂鶴頂未足盡其形容品花者不
得專美滇蜀近以俗主厭苦遊人不加愛護日就
衰落可勝嘆惜

楊文懿守陳爲洗馬時假省行次一驛其丞以洗
馬亦驛官類耳坐問公曰洗幾馬公曰勤則多洗
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使於此而稍加呵叱則褊矣

身林筆談 卷六 七
如其問以答之趣甚

徐子山傳毓之子聘方伯耿公麟奇之女孫未娶而子天女誓不更字有強之者至截耳自明嗚呼烈矣滿洲爲 皇家起化之地女子貞信直追二南

江右李荆山侍御文章氣誼先君及門中第一人也入臺後擬切要數條致之答書辭以老病病則偶然老猶未也尙望勉思職事力振風采

東海一閨秀作藍菊詩云爲愛南山青翠色東籬別染一枝花佳句也予以別字尙硬爲去其側刀

人稱爲半字師

表兄葛信天優翰墨識時務遇事謹慎贊臨桂公幕最久所至多善政

漢順帝時河南吳雄家貧喪母營葬於人所棄地喪事起辦不問時日有言當族滅者雄亦不顧然自雄始三世爲廷尉世之惑於風水禁忌之說而事多中廢者亦愚矣哉

伯氏長予四歲自幼至今未嘗一日相離也予病而兄健常恐先朝露以爲兄憂何圖倉卒中風夕不待旦五十六年兄弟之局結於頃其時心碎

魂驚不知此日爲何日也去春籥姪夢詩一聯云
江邊有燕悲巢幕林下無人泣落花不知是何人
詩句兄爲予述之予心知其非吉常切殷憂然亦
詎料其身亡之日籥在白下聞訃奔喪阻風燕磯
三日哭於江頭一如夢中詩所云耶嗚呼哲人莫
挽定數難逃壘去箎孤餘生何味予亦無所戀於
今之世矣

予嘗謂桓重君文固妙然猶未足恃可恃者在宅
相蓋侍讀陸澹人先生諸外孫如徐如彭如繆如
蔣皆得科第獨桓重未耳連躡數科甚訝之今秋

予以籥姪憂歸昭兒病返無心更問鄉榜忽報桓
重捷北闈矣不覺顏爲之開以外姑病正劇得此
信或小差耳且以信予言之無不酬也

姊病日篤蓋久痢積虛也予日往視之輒呼好兄
弟不止予時寸腸割矣不得已而進參補之說其
家專主治纏遂不濟嗚呼予同母六人自五妹亡
後常忽忽不樂今自秋徂冬不五月連喪兄姊而
皆世間難得之人其爲悲痛尙忍言哉姊一生朝
鹽暮蠶曾未分夫壻祿仕之榮竟以痢虛莫補隕
其身命尤痛恨也

婦祖王中憲公善作家置田幾及萬畝子孫都仕宦今亦清况可掬獨張夫人才而儉孀居能守其業各房藉以維持近葬中憲公及兩恭人婦肩子任力成於獨可敬也

歲云盡矣人生惡境至此極矣一秋冬間期功總三被其躬喪亡之戚何如也乙亥蟲災百年未有今暫四年耳蟲又齧禾畝收不過一二斗爛米了糧不足數口嗷嗷方憂莫措而劣戶奸胥又將以蠲緩之皇恩爲買賣計矣柰之何哉

邑人王思位家嘗有怪其始見竈神委地以爲是

兒童頑戲耳及揭釜蓋則釜中糜盡爲糞穢矣乃大驚聞劉順之有道術延禳之法壇鐘鼓方鳴而空中亦拍磚如響予同族有名銑者自負儒生大呼邪不勝正聲未絕而竒穢卽沾其衣先是思位曾通一陰溝劉意其中或有怪塞之怪遂絕

顧栗園茂吾邑老成人也然自以瑞屏曾孫而優於詩文書法日中殊少可意人一日忽以壽冊屬其婿夏震滄索詩於予予以病辭書再至不得已勉應之時栗園已癱廢負而詣予謝曰惠詩字字心坎冊中第一作也已書一對聯餉予栗園於後

身林筆言 卷六 十一
輩從無稱老及長者震滄疑之曰此君又當別論
又以所作歸選古文序屬予改予爲酌定數字亦
字字首肯乃知栗園未嘗不謙下亦因人而施耳
栗園死有老成凋謝之感

予前致妹倩嚴效義札云前人辛苦造家亦欲子
孫雍睦相守縱其間不無厚薄而家道隆替絕不
係此一涉訟無論成敗未定即使操必勝之術亦
不過中飽衙吏得不償失況和氣致祥乖氣致戾
幾見有骨肉相殘能保其家者蓋其時彼將以家
產訟故爲先事之憂不禁言之切直也其後不從

予言卒以成訟訟雖勝入已無多徒傷和氣耳近
日我宗有以細事構成大釁者予亦力爲勸解而
卒不聽何好言之難入如此也抑官符星崇有非
人力所得而主者耶

嚴效義之父殿英翁有經計才赤手至巨萬其兄
中衛公諱禹沛先君鄉會同年友也讀書不事生
產殿英所置田分給其兄與弟可稱友愛效義其
第三子爲人亦伉爽曾爲故明董烈婦重建祠又
於海藏惜字會助田若干畝二事殊可記倚少年
得疾年三十而卒悲夫

集林筆談 卷六 二
向得一舊刻道德經愛其古秀習之五年而不成
功固不密亦緣取法太高且資鈍不克副耳然握
管自此漸緊蓋恐其易脫力擠指尖所謂龍眼者
是也正鋒非此不濟故書法雖未工與橫描者自
異

病纏累歲欲藉 國慶祓除怨階意外又思暫離
垢氛適當 恩科鄉試之期趁兒輩便再作金陵
遊是或一道也晝則閒步街衢或小酌戲館或詣
友寓一談夜則多少飲火酒場壁便臥一月來差
覺爽健過中秋節卽歸向推徐協六少年老成今

與同伴一種溫潤謙和之氣如飲醇醪尤令人醉
心也

沈五梅廷揚妾張氏本吳妓廷揚誅後盡鬻其衣
飾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餘年兒童罕見其面
噫一妓也而能不負所事如是哉不知此女埋香
何處想亦附窆山麓今人忽近而貴遠但知有真
孃而不知此之更可謚貞也考實當題其墓曰貞
孃墓庚辰秋偶過虎邱書此

婁東十子皆極一時之選而皆坎壈不遇何漢勛
中副車又望誤我不解太屬科名如此其盛竟無

一人得與當亦獲雋諸公所深惜者也

陸勝非北遊辭行於沈敬亭先生偶舉一時貴自策先生艷然曰老夫所望於諸賢者不在此陸蓋先生及門士也爲予述之猶深以失言爲耿勝非尋中亞魁

讀書學道四十年矣從無一事涉訟去年春不幸有操戈同室者予以房長苦心調解累千萬言不從只得置身事外忽被與訟者詞連稍持公致嫁禍反陷必死之而後快然當誣逼保辜之日上天震怒雷擊示警一時見者聞者莫不爲之吐舌嗟

乎精誠有所感造化爲悲傷自昔然矣區區之心可以格天獨不可見諒於人乎後日有書其事者正恐不能爲曲予者諱也

黃岡樊孝介先生嘗與士人論文一收頭

明時簽殷寔排

戶收徵銀名收頭

裂襟流血號爲頑戶所毆先生徐論左

右驗其衣帶則皆完命杖之謂士人曰識之世豈有解衣待毆者乎先生諱玉衡號棠軒萬歷乙未進士爲我邑名宦最其神斷不勝舉

水鏡之爲鑒隨物而現形積泥以濁之積塵以暗之則物遁其形烏從別其妍醜

文始經云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
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真妙語也精之可以入道
粗之亦可觀人

諸生王炳文婦錢婁東名族年二十歸於王王病
篤而婚婚未幾死錢以處子守貞孝事翁姑禮遇
戚屬齋居蔬食二十有餘年矣詩云終溫且惠淑
慎其身夫人有焉炳文松筠之醇次子

草鬱削爲腐樹鬱削爲蠹人鬱削爲病予病不爲
鬱所致故不以惡境而加增內則以憤鬱而發病
矣血來不止如之何

初冬無所事以昭兒應學憲詩賦考予亦一往意
欲於歸途看吾谷丹楓也予每至江陰必先謁睢
陽公廟而大雨連旬艱於步履及遇朔日禮不容
再怠矣持瓣香冒雨行至則廟門鑰焉索匙於廟
旁之茶室然後入燃燭數枝猶暗如黑夜瞻仰凜
凜叩首而出因嘆多士濟濟竟無一人念及睢陽
公者歸過虞山略一登覽以出外久不能盤桓時
已小雪後矣而田禾猶有在水中者歲收又大不
濟矣

向嘗私擬關聖謚法百思不當及聞 欽定仁勇

乃始愜心愜意

丁未戊申間長洲沈宗伯公館生水曾介王松筠以制義謁公公評有點窳塗改可以勒銘石闕立碑淮西之譽蓋意在獎成不惜齒牙餘論也壬子一別已三十餘年矣今以九十大年猶復費公心力評閱拙詠往謝時公謙和如舊矍鑠不減三十年前真地行仙也愚意公高年頤養宜就西山故居覺更饒仙趣

亳州同知顧周士未得官時曾捐義田五百畝吾崑鄉賢祠舊亦間有鄉紳廁其間試思俎豆學

宮何如其難副也祖禰無可祀之功行而子孫以官爵行賂市之是直予之以不安於尊崇何有哉吳孺子遇俗客輒閉目坐曰吾靜思佳士以撲向之俗塵耳張桂峰不喜造客出必風雨中張蓋而行曰吾故不欲以面孔向俗人俗之一字爲高明所厭惡如此晉時竹林之遊王戎後至阮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答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耶此一答大不俗然其平日持籌握算惟利是視終不免帶些俗氣顏延之五君咏山濤王戎以貴顯並黜貴顯無黜理王戎正當以好利黜之

集林筆談 卷六 三
志稱唐東江先生淹貫經史良然婁士多傳其居鄉持正遇事之有益地方者必剴切言之果爾則澤在民生更足重矣先生晚遇頗以熱中招物議然不以一眚掩大德議祀鄉賢者亦當及之無如後人之不振何也

蓼懷閣庭前先君手植雙桂今四十餘年矣高出樓頭丈餘盛夏則綠陰蔽日深秋則金粟飄香撫嘉樹而思餘蔭得不倍加珍護

向決光大諸內姪必發以成都公父子卜之也其時皆童幼十餘年間小試連進五人鄉闈一正兩

副皆恂恂不染浮習充此何可涯量

王奉常公九子發者五分自崇正乙卯至今乾隆壬午甲榜八人一榜十五人副榜五人而芝屨先生後居其大半康熙丙子科中丞公兄弟同登先生驚憂不已若過分者然天道虧盈而益謙宜其久而未艾也

甫里曾有以雪像文殊菩薩者嚴西圃許竹素兩先生爲之唱咏里中屬而和之陳象乾以語予予亦效顰一首云曾在寒山證法音偶騎白澤下珠林花拈如意都成玉雲護袈裟豈鑄金點破凡身

渾泡影消除世相釋冰心慧光一照尋歸去流水
茫茫何處尋一時謬稱絕唱而長洲沈宗伯則云
題小樣似不必存公之於詩品嚴矣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夫有物則
有鬼神矣通得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二語便知左
氏說神鬼非謬沈敬亭云精氣二句非人物聚散
之謂精氣爲物者神也自天神地祇以及聖賢忠
烈沒而爲神者皆是也以其確然有主故云物燐
有光嘯有聲以其飄忽無常故云變是爲能通此
義者

燕巢吉徵也而徵諸東海者尤異徐交河嘗步至
周之延家見飛燕若迎狀視其楹營巢將半主人
頗厭之徐則甚冀其一顧詰朝燕已去周而入徐
室矣不三四日巢成六七年巢徑三尺許戶拱震
方狀類三足蟾蜍歲凡再育共十餘雛其後南北
兩詞林繼起太僕號南太史中允號北太史至本朝而三公皆
以鼎甲至卿相登進士者十餘人今科裕成協六
同登其猶燕翼之祥乎

合河孫文端稱沈敬亭真君子一肚正經書於自
陳本中力薦之虞山蔣文恪爲湖撫時亦薦以自

身林筆談 卷六 十七
代緇衣之好二公有同心焉

二李先生之封翁陶菴公宦族之極貧者爲其子
延師必豐其修脯督課甚嚴康熙乙未科會試兄
弟同登長會元次傳臚時號天池雙鳳會元仕終
侍講傳臚仕終洗馬近來我邑朱杏占待先生亦
忠敬三子皆能文兩科已連雋其二種德之家定
獲美報尊師亦其大端也

今夕是除夕耶內亡且二十日矣含淚濡毫粗述
其生平大略三十七年夫婦之情與一切病亡慘
境不忍一二道也往年度歲縱極艱難內必勉措

齊整今夕但聞幕內哭聲孫男女麻衣繞膝淚霑
霑不止何心更問度歲事哀哉壬午除夜淚筆
千墩陳大年嘗謂予子昭曰君講立品極是但生
計旣薄須善作家先使衣食不外假立品較易予
深韙其言人言大年癡大年故不癡

曩時王壽南欲以貲入仕曾質之於予予謂尊產
已不足濟君用坐食終困等困耳不若筮仕可上
進後選得西安府經歷十餘年中七署縣篆所積
俸廉爲其子葆元入粟補官今通判大定父子並
祿仕贊之者不爽矣惟從弟麗天及妹倩李天柱

身林筆談 卷六
予則力阻之蓋以其所處不同也然人福命有在
予只就現前境地論耳今皆出而仕矣不能不深
致望焉

素知徐尹達負異資千言立就近與昭兒同 名
試投契甚深述其梅花詩二句云滿庭明月罷吹
笛有客縞衣來叩門是題難得佳句凌空想出一
種澄靜澹遠光景不卽不離可謂超妙其書札往
來亦都脫俗入古宜其名噪士林

明末鄭峯陽先生才高行卓一時名公卿如文文
肅黃漳江輩多與之交奸臣溫體仁誣置極刑公

憤至今未平也長洲沈宗伯爲作傳表之夜夢先
生來謝云某之寃陰府已雪而陽世尙有未盡知
者藉公文得白卽之黥然一黑人也予以黑者寃
也先生之寃旣白胡然而尙黑其形乎豈當時受
諸慘毒無復人形故奸黠如是乎抑太陰主黑凡
現形於冥者類如斯乎予又聞有才有行之士屈
於生前者必伸於死後先生之死已百有餘年之
久猶未脫生豈黑面玄緇如世所圖閻羅包老主
斷黑獄者乎則溫賊必蓬首囚服受治於其下
諸景筠金陵咏古詩如何屈辱稱臣主竟使英雄

讓父兄句得史意李蘭臺綠楊影裏話前朝句得
畫意

素仰敬亭先生品望而以多病習懶未獲親炙今
春以考妣誌銘謁請所居在州之南門極靜處修
篁蒼翠短檜蕭疎滌盡點塵宛開三徑一望而高
風可掬忘其爲九列朱門矣旣至一老者應門通
刺卽延入書齋先生道貌岸然接對謙和予拜呈
考妣行實陳求誌之意先生遜謝而後許僮持一
編在旁卽問是古文詞耶慕之久矣予并呈閱閱
纔一篇卽欣賞以爲漢文復出至爲之起予時踈

踏甚欲細聆教益以先生年高恐妨頤養旣退而
不勝依依也越數日先生之門人陸勝非遇子昭
於崑城云先生以予在金涵齋所詰朝往答并欲
以樽酒論文詢知予返而爲之憮然予聞之而益
不自安何所長而得此於大賢也

太倉以文章登高第者稱毛邵兩太史其品望亦
克副其才

往讀歸太僕悼亡諸札竊以先生學道人乃亦種
情如荀奉倩及身當其境而覺不堪回首之處有
甚於先生者予與內聚首幾四十年中間歡愁各

半十餘年來獨處斗室朝夕或一二見相對如老友而飲食寒煖之節猶無一不相關也今日偶讀沈宗伯題其夫人遺像詩云記得月寒霜重夜五更爲我着朝衣不覺刃刺我腸矣去年秋風漸肅憐予擁破被偃僂納殘絮嚴冬龜手緝布韞日光中裘綿惟恐不厚完我身上暖而渠已中風噤口永訣不能通一詞矣援筆及此紙已盡濕歸札沈詩猶不至如此之慘怛也

近來科名之盛莫盛於太屬三鼎甲解會元齊脩而兩科中狀元疊出地亦靈矣哉

聞畢秦兩殿撰皆積善之家宜其獲報如是

金涵齋給假歸里爲兩兄營窀穸已又葬其配王宜人於虞山而自封壽壙於其左固是一幹正經人當臺省階騰之候預爲身後圖亦達

嘉定趙竒三之次子壽庭自經死或傳其被竊滋累鬱鬱致此予以壽庭聰慧人必不以此自戕其生且以貽父母之至痛其死也亦其命中應遭此厄適逢其不得意時耳吾邑有老儒王玉蒼者其子方以武職晉五品正其得意時也一日扶杖早出忽自縊於友人徐漢客之門廡聞者莫不驚詫

身林筆談 卷六 三
焉若以壽庭爲不得意而自裁彼得得意者又何爲
而短見耶八十老儒與少年英俊皆是明理之人
而皆不得自主豈非莫之爲而爲者歟壽庭名國
榮嘉邑諸生與其兄陟庭曉榮稱二俊忽焉摧折
其一惜哉

秋杪龍陣起傳有禾舟吸去大奇按之則邑東門
吳姓者素刻薄取佃禾甚多一佃將自縊頃之禾
反故處餘則拋散不知所在龍之爲靈固昭昭如
是哉

前九月望後太倉張金坡至急詣之間光祿公近
履愀然曰公已於月之初八日騎箕去矣予驟聞
驚戰如峰摧柱折已而潛然涕黯然失也初秋曾
以一札候公謂公以擔荷世教之身宜倍加珍攝
蓋望公壽躋期頤得奉教之日長也不圖廿年景
仰僅以一見畢之疎嬾生悔何及乎及予弔公時
過桓重桓語予近日起居函丈語次必及君且曰
當我世而有如此人吾恨不早見之集中文有極
當意者欲定數字而未果嗚呼公之惓惓於予如
此予更何以爲情哉

予於方外可二人一安禪菴漢和尚一清真觀孫

正疑並有行通文墨和尚死予久不復至安禪菴
矣清真日就衰颯猶幸有一正疑今遊山過此欲
探太乙殿老梅消息兼晤正疑鍵戶不得入爲徘徊
良久而反

我吳彭氏兄弟鼎甲祖孫會狀世所罕觀今大司
馬官位又遠過其祖諸公子並登科第入詞林溯
其本源老彭固賢大夫也

庭桂盛開予以蔬酌祀花神於樹下病嬾綴文命
昭兒代作中有數語可採因材而篤總司四紀之
奇葩按律以吹特綴三秋之芳景培茲高桂叢若
小山灑玉露以濡根犀含白玉披金風而舒蘂粟
綻黃金月殿遴才不使仙娥專美星宮考績應與
奎宿同旌

巢林筆談卷六終



身本堂言

卷一

三

